

九龍關借地七英尺



九龍關石碑

馬灣島古名急水門，因位於急水門海峽的旁邊，水流湍急而得名。後來鄉民請高僧作法，分別在兩岸豎立三塊鎮流碑，並改名為汲水門，以示汲水無波之意。馬灣島上可供參觀的景點甚多，如三亭攬勝、麒麟石、石上榕、無葉井、天后古廟、鎮流碑等。馬灣島亦是青馬大橋及汲水門大橋的連接點，遊人亦可在東灣畔及碼頭近觀青馬大橋和汲水門大橋的雄姿。除此之外，馬灣島上還有【九龍關】及【九龍關借地七英尺】兩塊古石碑。這兩塊石碑是九龍關汲水門關廠的遺物。稅關遺址位於馬灣島碼頭左面，馬灣鄉事委員會旁。

汲水門稅關於同治十年(1871)開始設置。光緒十三年(1887)改隸九龍關，光緒二十三年(1897)建新廠，1899年被迫關閉棄置。稅廠的牆垣原用青磚建築，現今已蕩然無存，只餘石碑。據說稅關重建初期，本來想建一條小路直通後山北灣，以便與對岸青龍頭汛及青衣潭汛聯系，徵收來往船貨及巡邏緝私。但因為建造該條小路繞經田寮村時，需佔用民地，以致遭到鄉民反對。後來經過調解，鄉民才答允借地建路及建築稅廠，不過路寬只限七英尺，而且不得過於迂迴曲折；稅關則立下四條石柱以作四周邊界。當時中國海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稅務司義理邇(H.M.Hillier)、及九龍關稅務司摩根(F.A.Morgan)都是英國人，所以與鄉民借地時以英尺計算。當年所開闢的小路，相傳即現今漁民村的行人路，九龍關的四塊石柱，如今只尚存最大的【九龍關】一塊，其餘三塊已經失去。



九龍關借地七英尺碑

九龍中國稅關建立的由來是和鴉片走私有關。當年英國長期利用香港作為對華走私鴉片及其他貨物的中心，人所共知。這種走私使中國財政蒙受巨大損失。為了制止走私，確保國家財源，清政府粵海關於1871年在急水門、長洲、佛頭洲及九龍城外設立了四個稅關，依法對鴉片等物徵收進口稅，並派出武裝緝私船，巡拿從香港出發的走私船。一經查獲，船貨予以沒收。這是中國稅關設立之始。但這一正當措施，港英政府認為損害了英國的利益。1886年9月13日，中英兩國在香港簽訂了《香港鴉片協定》，對走私作了一些限制，英方正式認可了中國九龍稅務司的合法地位，但規定由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控制中國海關“稅務司官員負責管理九龍局”。1887年6月3日，港英當局根據上述協議，通過了《香港鴉片條例》。同年，英國人摩根擔任中國海關九龍稅務司，代替原粵海關的職能，接管設於急水門、長洲、佛頭洲和九龍城外的四個稅關。

1898年，英國政府以保衛香港為理由，強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同年4月，英駐華全權公使竇納樂(C.W.MacDonnell)與李鴻章談判拓界範圍，李鴻章在英方的壓力下，原則上默認英方的方案，但提出幾點保留：一·“九龍城仍歸中國控制”；二·展拓界址不是割讓，而是租借地，“全部土地得付租金”；三·新拓展的地方更便於走私，為了避免中國關稅蒙受嚴重損失，希望港英政府“承諾在保護中國稅收和反對走私方面給以更多的幫助”。為了促使李鴻章等同意英方的拓界範圍，竇納樂表示英國政府“並不反對”李鴻章提出保留九龍城管轄權等條件的要求，英國也同意協助中國反對走私，保證稅收，但建議此項不必寫入協定。李鴻章等見英方同意中國保留九龍城，已經鬆了一口氣，竟然輕信英方的承諾，沒有爭取將有關保證中國稅收、反對走私和保留租借地內稅關等具體內容寫進協定，從而鑄成大錯。

1898年6月27日，清政府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精神，指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致函英駐華全權公使竇納樂，提出有關保護中國稅收的具體建議，其中包括：保留並正式承認中國在香港設立的辦事處，承認九龍關稅務司為中國的正式官員；保留設在長洲、急水門、佛頭洲等地的中國海關分站，必要時中國可在新界其他地方設立海關分站；中國海關駐香港辦事處有權對中國往來船隻上的鴉片及其他的貨物收稅及徵收釐金，中國有權在新界修建檢查貨載的專用碼頭；中國海關稅收緝私船有權繼續在租借地水域活動；未經香港當局允許而進行買賣的鴉片一律沒收；保留鴉片包稅通行，其活動由中國海關進行監督；加強對鴉片、軍火武器及其他違禁品的管理；香港當局應根據上列各條制定相應的法律；等等。上述要求完全符合英國關於防止走私、不損害中國稅收的保證，是正當合理的。但是港英政府根本不打算保護中國稅收，毫無履行諾言的誠意。9月，即將赴港出任港督的卜力(Henry Blake)，提出一份備忘錄，建議趕走中國設在新界的稅關，由英國代替中國收稅。不久，英方授意中國海關稅務司英人義理邇往謁兩廣總督譚鍾麟，轉告英方意圖，堅持中國設在新界的稅關“必須挪移”，遭到譚鍾麟斷然拒絕，並對義理邇身為中國官員而充當英方說客行為“嚴行申飭”。

1899年2月15日，竇納樂受命照會總理衙門，正式提出由港英政府代中國政府徵收鴉片稅，稅額中除扣除徵稅的各項開銷外，全數交回中國，但中國各稅關及其官員必須從香港、新界及其鄰近地方撤走。4月6日，英署理駐華公使艾朗西(H. O. Bax-Ironside)根據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巴利(Salisbury)的指示，正式通知清政府必須撤關。4月15日，艾朗西再根據沙士巴利的指示照會總理衙門：“同意在作出其他安排以前，保留長洲、急水門和佛頭洲的中國稅關，但至遲到10月份必須撤走”。至此，英國強撤中國稅關已成定局。1899年5月16日，港英非法佔領九龍城時強行封閉了九龍城外的中國稅關，1899年10月4日午夜，急水門、長洲、佛頭洲三個稅關也在英國的強壓下被迫關閉。



汲水門大橋

爲了制止走私，替代被逐的新界稅關，清政府不得不在遙遠的大鐘、伶仃、（代替急水門稅關）、沙魚涌、三門洲、（代替佛頭洲）及東澳（代替長洲）另設稅關，後來又在深圳、沙頭角設立稅關。中國緝私船要在一個很大的水域內活動，不僅額外耗去中國國庫大量資金，而且給走私大開方便之門，大大減少了中國的關稅收入。

今天，九龍稅關已成陳蹟，由英國人出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荒唐日子已一去不復返，我們在馬灣島上旅行時，舉頭看看英國人臨別秋波，花費七十二億港幣建造的豪華型青馬大橋，低頭望望【九龍關借地七英尺】的古碑，可會有無限唏噓的感覺呢？

參考資料

- | | |
|---------|------|
| 十九世紀的香港 | 余繩武 |
| 租借新界 | 劉存寬 |
| 離島訪古遊 | 蕭國健等 |